



学校走廊管理 如何走出模式化局限

报告厅

严胜学

在教育空间设计理念不断革新的今天,非正式学习空间的价值重构已成为学校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命题。作为中小学校园内高频次使用的区域,走廊空间的功能转型不仅关乎空间效能的提升,更承载着全人教育理念落地的重要使命。当前,我国一些中小学在走廊管理中还存在认知误区与路径依赖,一方面试图通过标准化的方案追求秩序的可控性,另一方面却抑制了空间自组织的生长潜能,亟待进行系统的观念更新和实践革新。如何突破走廊管理的惯性思维,走出模式化的局限,将其转化为支持学生个性化成长的育人场域,成为新时代学校空间治理的重要议题。

1 传统走廊管理的 误区有哪些

传统走廊管理模式的固化思维,反映出传统管理模式与教育转型之间的深层矛盾。主要问题可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

一是功能定位的线性思维局限。即将走廊简化为“通行缓冲区”,其管理目标止步于安全疏散和秩序维护层面。这种工具理性导向的管理思维,容易导致走廊被异化为“消极过渡空间”。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与教育建筑研究院课题调研发现,一些学校采用“交通管制式”走廊管理模式,通过时间分割(如限定课间使用)或空间区隔(如设置静音红线)构建刚性秩序。此类强控制管理逻辑将学生视为风险管控的对象,而非教育实践的主体,导致师生社交的“必要接触密度”下降,使走廊空间持续处于“低能量”状态。

二是空间设计的标准化依赖。一些学校在“安全至上”的管理逻辑下,走廊普遍呈现同质化格局,如“单侧连续教室+单通道+标准展板”的组合模式。过度标准化的走廊空间功能单一、形式呆板,很大程度上压缩了空间的可能性,无法有效支持学生的多元化发展需求,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创造力。

三是育人价值的碎片化认知。部分学校管理者存在“重显性课程、轻隐性课程”的问题,走廊文化建设常被窄化为张贴口号标语,如张贴学科知识展板、行为规范标语、消防宣传画等,组成了混杂、碎片化的“信息拼盘”。这种单向度信息灌输与浅表化处理割裂了空间环境与教育过程的有机联系,削弱了教育行为涌现的可能性,致使走廊沦为“教育的布景板”。上海学生参加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的数据显示,其在非正式环境中的自主学习能力显著低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均值,凸显非正式学习空间育人功能还有很大改进空间。

治校有道

打造可随时随地学习的校园空间

于志健

教育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让教育由“人”来定义。在教育形式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学校非正式学习空间的打造成为当前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非正式空间能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场景和教育资源,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多年来,我校从办学理念、校园文化出发,创设了学生个体生命与环境交互的物理和人文环境,促进“五育”有机融合、学生全面发展。

发挥校内场馆的综合育人价值。自建校之日起,学校就高度重视场馆的育人功能,开辟以“四馆”为基础的融合育人场

■ 我国一些中小学在走廊管理中还存在认知误区与路径依赖,一方面试图通过标准化的方案追求秩序的可控性,另一方面却抑制了空间自组织的生长潜能

■ 走廊空间的范式重构,绝非简单的物理改造,而是教育哲学在空间维度的重要实践。当校长们突破“安全通道”的认知局限,就能在有限的空间中创造无限的教育可能



①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宿迁分校(南校区)主题式走廊效果图。可根据不同的教学行为调整为展览空间、微型舞台、非正式课堂、艺术沙龙等布局。

②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的学科长廊。

③④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走廊改造前后实景对比。学校拓宽老教学楼走廊、植入模块化可移动家具,走廊转变为多功能的非正式学习空间。本文作者供图

2 将走廊重塑为多维 复合的弹性学习场域

在校园环境日益强调灵活性与创新性的当下,如何突破走廊管理的惯性思维,打破传统走廊的功能桎梏,使其成为支持学生个性化成长的育人场域?

其一,优化重组功能模块,创造交互基础。通过对传统空间进行结构性解构与再配置,可以实现空间的动态适配,为教育行为的发生打好基础。首先,依据教育活动的多样性,将原有的单一通道划分为多层次、多用途区域,例如通行区、驻留区、交互区等,以满足学生项目式学习、讨论协作和自主探索等多元需求,为激发学生的泛在学习提供更多可能。其次,结合模块化可移动家具、折叠隔断与柔性边界设计,提升空间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使走廊空间能够根据不同教育场景进行动态切换。例如,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通过拓宽老教学楼走廊、置入可移动组合家具、优化交通流线,使走廊转换为项目式学习区、课外阅读区等非正式学习空间,实现了走廊单位面积使用效率的倍增,同时印证了功能优化后的走廊弹性空间对学习行为生成的催化作用。

其二,文化浸润的场景营造,激发创新涌

现。走廊的文化育人功能需超越符号化呈现,以叙事性场景实现隐性课程的深度渗透。在此过程中,空间不再是单纯的物理载体,更是学校教育理念、价值观和学习氛围的体现。空间设计应以主题化叙事逻辑串联物理环境与教育目标,构建主题化学习廊道,使学科知识与校园文化融入空间布局。例如,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宿迁分校(南校区)以“播种·萌芽·绽放”的主题线索,将国家课程目标转化为空间互动装置,通过情

境化的设计将学科知识转化为可体验的学习场景,将不同年级的走廊打造为学科互动廊道,学生可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自主探究,使走廊成为课程实施的延伸场域,实现了环境育人的深层渗透。

其三,技术赋能的智慧交互,构建协同系统。随着信息化与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技术赋能已成为推动教育空间转型的重要引擎。通过整合物联网、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可实现物理空间与数字资源的深度融合,从而构建出具有高度协同效应的“科技+教育”学习生态系统。具体而言,智能传感器与数据采集系统能够实时监控走廊使用状态,为空间动态调整提供量化依据;交互式终端及数字显示技术则为师生提供便捷的信息交互平台,促进跨学科协同与知识共享;基于大数据与云计算的反馈机制能够持续优化走廊空间布局及功能配置,实现教育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再造。例如,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打造了学科长廊,在化学长廊中,学生可通过触摸屏查询化学元素的详细信息,并观看实验视频,生物长廊通过标本展示、动态模型和互动实验帮助学生理解遗传、生态等相关知识,实现了物理空间与虚拟资源的深度融合。

3 用制度创新激活走廊教育潜能

在空间重塑的过程中,制度与管理机制的创新同样至关重要。只有通过教师能力提升、评价体系的多维拓展以及管理模式的协同创新,方能真正激活走廊空间中的教育潜能。

进行教师空间素养的专项培育。建立包含空间教育学、环境行为学的工作坊培训体系,重点提升教师三方面的能力:空间资源的课程转化能力、非正式学习活动的设计能力、混合式教学环境的组织能力。通过校长研修项目和教师培训体系的建设,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和教师的专业能力,进而对走廊的利用率产生积极影响。

进行评价体系的维度拓展。要突破传统的安全检查单维度评价,构建包含空间活力指数、学习行为密度、环境使用满意度的综合评价模型。可引入POE(使用后评估)方法,通过学生轨迹热力图、驻留时间分布等数据,建立空间优化的动态反馈机制。

进行管理模式的协同创新。建立“总务处-教研组-学生”的三方协同机制,总务处负责硬件维护,教研组主导课程融合,学生参与空间设计,搭建“走廊改造工作坊”模式,通过师生共创机制,使空间改造过程本身成为项目式学习的重要载体。

总之,学校走廊管理模式化的突破,走廊空间的范式重构,绝非简单的物理改造,而是教育哲学在空间维度的重要实践。当校长们突破“安全通道”的认知局限,就能在有限的空间中创造无限的教育可能。除走廊之外,图书馆、食堂、体育馆、多功能室等其他教育空间同样面临革新问题,校长要有管理创新的勇气,更要有将空间治理纳入学校整体育人体系的战略眼光。期待更多学校管理者以空间变革为支点,撬动学校教育生态的系统性进化,让校园每处角落都成为滋养生命成长的沃土。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与教育建筑研究院院长、美术学院副教授,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基础教育建筑非正式学习空间系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CCNU20A06034]成果)

傅继军 韩雪

学校是重要的育人场所,与文化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居于世界前列,截至2024年末,经国务院批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达到143座,它们共同成了民族精神的地理密码。然而,在一些学校和地区,这些文化富矿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如何将厚重的地域文化转化为育人资源,校长要从3个方面精准发力。

善用地域文化滋养学校文化。学校文化处于动态的演进中,诚然,学校文化建设应以“文化内生”为核心,但绝非主张脱离当地历史文化的土壤,学校文化的持续发展源于文化内生与当地历史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升学校的文化品格,要基于当地优秀的历史文化基因,促进学校文化内涵的可持续发展。以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为例,其历史可以追溯至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学校地处地域文化的核心位置,浸润于吴文化之中,学校文化建设也承载了地域文化的特点。校内大成殿匾额上苍劲有力的四个大字“德润文光”,正是学校的校训。地域历史文化的精神滋养作用于校园建筑风格、师生品行等学校文化,引领平江实验学校向着建设一所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苏式学校迈进。因此,校长要善于以当地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塑造学校的文化气质,实现传统文化的“解码”,将地域文化要素转化为可感知的教育实践,实现传统文化基因和现代教育理念的深度融合。

地域文化走进课程要建立长效机制。校长要善用当地历史文化深层次丰富学校课程。例如在课程开发时,探索由单体的历史建筑物到线性的历史建筑群,进而升级为历史文化带,并以学科课程、跨学科课程、综合主题课程等形式,引领学校育人方式转型。要围绕当地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大主题、大任务、跨学科学习,使学生在真问题、真情境中培育核心素养。例如,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毗邻故宫博物院,双方携手构建了以故宫文化为主题的故宫课程群,包括基础、拓展和融合3个层次,以及人文与社会、科学与技术等4个领域,共开发出系统化、规模化的23门课程。将地域文化融入课程,而不仅仅是点缀,需要校长对地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构建涵盖多领域、多层面的课程体系,强调课程的系统性和持续性,而不仅仅是零散的活动,并建立配套的评价体系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在校园扎根。

善用“行走的课堂”让深度学习真正发生。以名街、名村、场馆为主场域是当地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天然的“活教材”,将历史文化空间转化为学习场景,是实现地域文化与学校教育融合共生、增强青少年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但目前一些学校开展的场馆教育仍停留在“展品说明、走马观花的浅层认知阶段,缺乏细致的深度学习设计。改变这种状况,学校可以联合场馆开发有主题的探究性学习项目,设计独具特色的导学案,让学习探究更聚焦问题解决。例如在历史街区开展“建筑形制演变与社会变迁”研究,引导学生测量不同时期民居的开门尺寸、观察装饰纹样差异,结合地方志数据撰写调研报告。这种基于真实问题的学习能使学生从知识记忆转向思维培养,让学生在触摸历史中激发灵感。当场馆从“旅游景点”变为“没有围墙的教室”,地域文化才能真正融入教育的血脉。

学校不是一座孤岛,校长要充分把握好城市与学校、教育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以系统思维推进城校融合,使地域文化资源成为滋养校园文化的富矿,以及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的土壤。

(作者分别系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研修员、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小学教师,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重点课题“深化城教融合的学校参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课题编号:CIAA23061]研究成果)

管理词条

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是指一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社会现象。这一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于1968年在其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论文《科学中的马太效应》中正式提出,用于解释资源分配、机会积累领域中的“累积优势”现象。比如,学校里各种资源容易向重点班级倾斜,班里成绩好的学生容易得到教师的关注,这种循环会让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影响整体的教育质量。

马太效应对学校管理者的启示在于,如果将优质师资与资源集中于一小部分学生,简单的“扶优扶强”,最终容易走向系统性失衡。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动态调整机制,在尊重差异的同时保障公平底线,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生态。

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第一步。例如实施教师轮岗制度打破资源固化,让优质教育资源像活水一样在校园中循环。评价体系的革新也是一个重要的抓手。传统分数至上的评价模式,本质上是在强化马太效应。要为学生构建一个“包含‘基础+增值’”的评价体系,将课堂参与、实践创新等纳入考核维度,设置多元奖项,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成长的坐标。

营造“合作共生”的校园文化也很重要。如果学校过于强调竞争,可能会加剧马太效应,导致班级间、学生间的孤立与分化。因此,学校应该营造合作互助的文化,培育共进共荣的价值认同,将竞争压力转化为合作动力。通过小组项目、跨年级活动、建立榜样带动机制等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支持,让他们懂得“同伴互助、懂得欣赏和赞美他人”。

正确认识并合理运用马太效应,需要学校管理者有辩证思维,讲究平衡的智慧,既要尊重教育规律中的自然分化,更要坚守教育公平的底线原则。唯有构建“差异发展但机会均等”的生态系统,才能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光彩。

(本报记者王家源整理)